

雅

倫

雅倫卷十八

成都費經虞撫男密補江都後學干

時代

沈約宋書云東周末造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  
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  
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  
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  
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嚮至於  
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

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  
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  
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時之士各相慕習  
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  
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  
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嚮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  
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  
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  
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迺

麗之辭無聞爾焉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

騷人以來此祕未覩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闡于  
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  
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  
待來哲

詩譜漢樂府真情自然但不能中節耳屢度乃是好景  
三國六朝樂府猶有真意勝于當時文人之詩  
李百藥北齊書云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  
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  
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沓憑以成音故雖悲而不

雅爰逮武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  
以成文蒙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  
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  
並爲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  
之情欲也

南齊書梁蕭子顯云文章者蓋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  
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韵天成莫不稟  
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  
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于文賦李充論于翰林

張脉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  
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名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  
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以下筆殊形吟咏規範本  
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  
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  
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  
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魁冕張左恢廓登高  
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教簡文之摘彥  
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

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  
塵顏延楊贊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  
束督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  
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  
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  
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  
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琨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  
乃各擅奇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  
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



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  
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  
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  
拘制或全借古語用伸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觀  
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  
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  
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  
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

雖以風謠輕屑利吻不雅諧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到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文心雕龍云九代詠歌志合文材黃歌斷竹質之至也  
唐歌在昔則廣于黃世舜歌卿雲文于唐時夏歌雕牆  
綉于舜代商周篇什麗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時其揆一  
也 陶唐二帝盡其美者心樂而聲泰也

今孤德棻北周書云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艷發有

側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迹太儒荀況  
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諭之義賈生洛陽才  
子繼清景而奮其暉並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  
實爲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  
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三馬王揚爲之傑東京之朝茲  
道扇揚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  
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列曹王陳阮負宏衍之  
思挺棟幹于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于鳳  
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

猶六代並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  
歷選前英於茲爲盛旣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偽相  
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  
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微杜廣徐光尹弼  
之疇知名于二趙宋諱封奕朱彤梁譙之屬見重于燕  
秦然皆迫于倉卒牽於戰爭竟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  
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泊乎有  
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  
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

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  
並路多乖往輟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  
雅常景思標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  
運屬陵彝纂遺變於旣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  
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  
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  
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旣而革車電邁  
渚宮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  
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罕籠于一代是時世宗雅

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  
交由是朝廷之人間閭之士莫不忘味于遺韻眩精于  
末光猶丘陵之仰嵩代川流之宗溟渤也

鍾嶸詩品云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  
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周秦之倡也自王揚  
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  
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  
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  
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懋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

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  
大備於時矣爾後陵替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  
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  
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  
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  
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  
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  
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  
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合跨劉郎凌轡潘左

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  
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  
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陳伯玉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  
而文獻有可証者常觀齊梁詩彩麗兢繁而興寄都絕  
每爲永歎

皮日休劉棻強碑文云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于  
南朝壞于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于建安  
卽江左矣苟不能求麗于江左卽南朝矣或過爲艷傷



麗病者卽南朝之罪人也

蘇子瞻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蓋亦至矣而李杜以英偉絕世之資陵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晉魏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

全唐詩話云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

宋方岳深雪偶談云漢魏晉曷嘗舍去性情別出意見

而習爲高遠之言哉當其代殊體變性與情之隱見存亡淺深雖其一時之名能詩者亦不能自必其所必至之地也唐風旣昌一聯一句滿聽清圓流液雋永風華變踣性情信在是矣然辭藻甚則糟粕律度嚴則拘窘能不脂韋于二蔽之間而脫頴寄焉則天成自得超然何代無之至於作止雍容聲容婉轉穆視溫柔敦厚之教庶幾矣無論漢魏顧晉以下諸人自靖節翁之外似未論也

胡世甫云漢詩無調與格而調雅而格渾唐詩有調與

格而調適而格雋五代而下調不協而格不純

朱元晦云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傳記所紀夏殷以來下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鮑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的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辭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

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于古各爲一編以爲之羽

翼與衛

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吏夏日夏夜諸篇律

詩則如王維韋應物等亦皆嚴散之風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沉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

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詩不期于高遠而自高遠矣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

訖於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言

嚴儀卿云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

詩家一指云漢晉高古盛唐風流西崑艷冶晚唐華藻

宋氏乖鏤泊江西諸家造立不等氣象差殊亦各求其所似者耳

許學彞詩原辨體例云漢魏以下樂府與詩不同永明而下詩與樂府無異又云何晏淵明擬古詩借名而已他人及唐人以下直用前人之法

六一詩話云自楊劉倡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西崑體繇是唐賢諸集幾廢而不行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陸象山云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于風雅風雅之變

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其流也子虛長楊作而騷幾  
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  
殊絕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  
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  
浮薄詩家謂之中興

宋濂曰詩一變而爲楚騷雖其爲體有不同至于緣情  
托物以憂戀懇惻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  
再變而爲漢魏之什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變而不華  
質而不俚亦有古之遺美焉三變而爲晉宋諸詩則去

古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能盡也

高廷禮云風騷輟響五言始興漢氏既亡文體乃散魏晉作者雖多不能兼備諸體齊梁以還無足多得其聲律純完上追風雅而所謂集大成者惟唐有以振之徐獻忠云唐承六代之後詞華大備風軌尚微太宗以鴻哲之才剛明之氣采撫餘藻濟以格力當時英賢遭遇共諧景會意主渾融音節舒緩不傷宮徵之致開元以還綺文之士習氣尚餘而暴亂之後神理乏缺雖辭錯之盛未殊而感恩之情不能無作故其舒緩之節漸



流爲深密之致而模寫之言始盛矣夫太始之音尚微故黃鍾之宮謂之含少夫少者已微復尚含晦此義何也豈非宮音始于喉嚨而遠于唇舌之意乎故太音玄酒與初陽比節而物榮則衰氣盛則反天地自然之變亦何有改焉說者旨趣盛唐之論殊亦昧乎此矣元和而下調變音殊意浮文散其上者格氣猶存詞旨漓薄其下者調卑調促心靈流蕩究觀其時元氣日削國體傷變而藝人風格要亦與之俱下蓋至于開成極矣夫流調不節則律體靡陳格力不持則浮夸日勝藝雖精

到亦無<sub>耳</sub>焉而況林壑蕪人個奇怪士意象疎略音旨  
直致無尚于風人之軌者耶太抵人各有聲聲韻爲音  
未有外五音而成聲者也然律家有變宮變徵之調側  
商轉側之美皆感遇之變節也唐初作者覽物臨遊類  
多散調不勝雅頌之義然究其音節莊嚴渾厚調之口  
吻清濁流通亦庶乎律呂之諧矣而元和以後固皆所  
謂變聲也然國風之旨裁于風教發于性情倡于人倫  
合于典義雖不盡屬絃歌之品要皆有君子之道持是  
而觀雖晚唐諸子亦可存其變焉 或云唐白神龍以

還品格漸高頗通遠調蓋開元之際君臣悅豫賡歌之  
盛固已陵誇建安之迹而泳貞觀之餘波矣然貞觀之  
初浮靡雖去而綺麗猶揚殆乎垂拱之後法章陳具吏  
事深刻人懷密志無復疎節先時風軌爲之一變故感  
惕之言易流于激悲憤之調不吐其華骨氣頓高風神  
遂萎而藻思麗情漸異往時矣天寶之後治人凋謝而  
亂梗外集飄零奔潰無復治朝之風求之風人閑雅之  
意蓋亦微矣三變之端殆有出於此乎 元和以後專  
事聲偶文藻疎薄而神氣委靡無足取者、漢魏流爲

六代旣靡而不返唐末諸子返六代爲漢魏則又木而  
無文其流之弊亦勢使然爾夫風氣開朗則宜文振藻  
以揚盛麗固風人之宗也不然則明堂徒設而土階繇  
崇朱絃欲鳴而瓦缶可亂雖有人文將復奈何 開成  
以後已無格氣可論而其爲病苦思者傷于巧避巧者  
苦于直致其于風人之軌蕩然無尋矣 天寶以後極  
工瑣尾而略于發端務諧聲偶而劣于遞送

楊用修云自黃初正始之後謝客以俳章偶句倡于永  
嘉隱侯以切響浮聲傳于永明 漢代之音可則魏代

之音可誦江左之音可觀雖則流例參差散偶臚列分  
音則尺度繁如也晚唐之詩分爲二派學張籍則朱  
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學賈島則  
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其人雖多不越  
此二派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  
平前聯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功忌用  
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二派見張洎  
集序項斯詩

陳約之高子業集序云洪武初沿習元體頗存纖詞時

有高楊爲之冠成化以來海內和豫縉紳之聲喜爲流  
易時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  
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詩則有李何爲之倡嘉靖  
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爲初唐之體家相凌競斌  
斌盛矣夫意製各殊好賞互异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  
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  
才故雜陳漢晉之辭而出入正變初唐習陳隋之後是  
以風神初振而緝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  
粗糲而叛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辭則聲闌緩而無當彼

我并觀豈不更相笑也

胡元瑞云論國初及弘正以下格調之變無如此序之精當

顧華玉云本朝開國初遺老率能于詩自祖宗以黜華  
返朴設教至宣正間質矣成化以來李文正翔于翰苑  
倡中唐清婉之風律詩特盛其時羅謝潘陸從而起之  
聲比律協傳爲聯句厥亦秀哉弘治初儲文懿公囑爲  
吏部郎以清才雅識領袖縉紳始取則于楊士弘詩選  
分別唐代始正中晚之格指示後進的有準繩乃揚州  
趙宦與璘宗之學唐又有姑蘇陳霽爲六朝詩武昌劉  
績關中李夢陽爲杜詩各競起爭工聯句遂衰諸染翰

駿發雖多其人或雜出不專自是信陽何景明姑蘇徐  
禎卿關西康海繼興而詞亦暢其後隨顏木毫薛蕙揚  
蔣山卿之流紛然輝映不可名數而皇明風雅卓然掩  
諸前古不可尚矣大抵自前數公爲之變始也今四方  
學者各從所授而杜學居多或澁厲刻詭不足以諧金  
石夫豈詩之本然也乎

王承父云詩衰于宋元北地起而復古一代模擬之格  
此其創矣歷下一變鍛練陶洗脫凡腐而尚精麗然才  
情聲律未極變化故用豪句構壯字自高或晦而雜



複而致厭始多宗之後且避之也弇州與歷下同名而異用又變而博大僻遠汪洋磅礴無所不出入安究其底則死骨未寒非之者過于慕之者矣

唐元薦云明詩莫盛于弘治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者多失于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爲睂目而議者或以爲旁門李何一出變而學杜正變雲擾剽竊雷同此興漸微風騷日遠箴其偏者唐應德也嘉靖初更爲六朝初唐而纖艷不逞闌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議其後者陳約之也約之初與應德輩倡爲

初唐以矯李何之弊晚而稍厭縟靡心于蘇門

蘇門乃高叔嗣

子業也

李本寧云萬曆末年二三好事嗜晚唐俚語謂臭腐有神奇淺衷弱植之徒喜其易就靡然從之萎稿不振躋駁無倫洪範五行言之不從則其詩妖有口舌之病其謂是耶方內果脊脊多事矣文章關乎氣運氣運密移莫知其所以然

馮時可云人生舍一吹萬吐爲聲音雖工拙繇秉而汗隆乘代然商周之詩至戰國而晦蝕漢興始振之漢魏

之詩至六朝而波蕩唐興復振之談者謂三百篇猶崐  
嶠漢魏六朝猶龍門積石唐猶溟渤尾間等世次而遞  
下之則至于今日遂爲金鱗象渚之支流乎愚謂緣情  
綺靡之功至于唐始爲大備夫三百篇非以字句古也  
肯溫厚而聲不上漢魏非以聲律高也氣渾龐而調不  
下唐人不失三百之旨而務完漢魏之氣藻潤以晉宋  
之賸馥梁陳之餘妍故作者雲合愈出愈變至于歌行  
律絕暢古開今卽使屈宋操觚蘇李授簡能掩其秀而  
奪其色乎故以古律唐則工拙難見以唐律唐則盛衰

可言大都初盛以氣馭情情暢而氣愈完中晚以情役思思苦而氣彌衰夫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譬鑿石求奇傷其天趣求唐人所已道者而擬之譬踏沙尋武失其故步蓋詩主性情性操于中有節而情寓于物無窮

王欽佩云唐風旣成詩自成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降于雅頌唐體沿于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近詩未嘗不流于宋也故其詩麗婉多致雋永難窮或者謂爲纖弱豈知所揅之殊向哉

詩藪云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  
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  
應物本子壽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  
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盛  
唐前語雖平易而氣象雍容中唐後語漸精工而氣象  
促迫宋初諸子多祖樂天元末諸人競師長吉大  
曆以還易空疎而難典瞻景龍之際難潔雅而易浮華  
晉宋之交古今詩道之大限乎魏承漢後雖浸尚華  
靡而淳朴餘風隱約尚在步兵優柔冲遠足嗣西京而

渾噩頓殊記室豪蕩飛揚欲近子建而和平槩乏士衡  
安仁變而俳偶開矣靈運延年再變而俳偶成矣玄暉  
三變而俳偶愈工淳朴愈散漢道盡矣 兩京之流而  
六代也其士衡之責乎六代之變而三唐也其玄暉之  
責乎 歌詩之盛于唐也其體則三四五六七雜言樂  
府歌行近體絕句靡弗具矣其調則飄逸雄渾深沉博  
大綺麗幽閒新奇猥瑣靡弗詣矣其人則帝王將相朝  
士布衣童子婦人縉流羽客靡弗預矣 王楊盧駱以  
詞勝沈宋陳杜以格勝高岑王孟以韻勝 惠崇尤傑

出魏野林逋亦姚黃之流亞也二宋之富麗晏同叔夏英公之和整梅聖俞之閒談王平甫之豐碩雖時有宋氣而多近唐人永叔介甫始欲汎掃前流自開堂奧至坡老涪翁乃大壞不復可理文章非末技也權侔人主功配生成氣運視以盛衰塵劫同其悠遠語其極至則源委于六經淵流于七國浩瀚于兩都西京下無文矣非無文文之至弗與也東京後無詩非無詩詩之至弗與也欲擬樂府當先辨其世代覈其體裁郊祀不可爲饒歌饒歌不可爲相和相和不可爲清商擬漢不可

涉魏擬魏不可涉六朝擬六朝不可涉唐 洪永以至  
嘉隆國朝製作又四變矣吳郡青田織穠綺縠一變也  
長沙京口典暢和平一變也北地信陽雄深鉅麗一變  
也婁江歷下博大高華一變也

類編云六朝之末衰颯極矣然其偶儻頗切音響稍諧  
一變而雄遂爲唐初再加整栗便成沈宋律家正宗不  
知權輿于三謝橐籥于陳隋也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  
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耳大抵衰中有盛  
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



者自盛而沿之弊在趨下雖人力自是天地間剝復之妙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故態率以纖巧爲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度越前古當時雖李杜獨據關鍵然一時流輩亦非大曆元和間諸人可跂

張伯起云風會之流時有各盛古詩則盛于漢魏流而六朝漸覺綺靡初唐諸賢力挽之其體漸正近體至盛唐因臻妙境至晚唐宋元亦有合調者必曰兩漢盛唐後至何李始復過矣要之作詩者不必有蹊徑論詩者不必有成心又云人言自四言而五言而七言殊不

然者謂五言始蘇李謂之河梁體前此易水謠拔山謠  
大風謠皆七言是秦漢已有七言矣豈因五言漸盛哉  
彈雅云風人就雅鑄雅無斧鑿痕唐人鍛俗鑄雅有痕  
無鑿六朝鑄而不鍛宋人並廢鑪錘風雅掃地矣 離  
騷不惜變雅而雅則存漢魏無意可否而雅不失六代  
求雅于句不干篇于色不干聲若存若亡未可爲定初  
唐就俗作用雅意猶有在也開元而後轉俗成雅取其  
用心大德以往求雅成俗宋人不知雅俗爲何物自許  
脫骨並失求本心矣元人全用俗調至于今日何所不

有惜乎不見真面目耳 詩至唐而有法度古自古律  
自律各就本色致力方不失乎正法謝靈運鑒六朝之  
窳杜子美設宋人之窠陶淵明樹元人之的王摩詰導  
纖弱李太白開輕桃

梅鼎祚云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若夫均奏之高下音節  
之緩急文辭之多少則係乎作者才思之淺深與其風  
俗之厚薄當是時如司馬相如曹植之徒所爲文章深  
厚爾雅猶有古之遺風焉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  
寢微風化不競去聖逾遠繁音日滋艷曲興於南朝戎

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詞迭作並起流而忘反以至陵葬由是新聲熾而雅音廢矣

程孟陽曰詩之學自何李而變務于模擬聲調所謂以昏矜氣作之者也自鍾譚而晦競于僻澁蒙昧所謂以昏氣出之者也

錢受之云國初詩派西江則泰和劉崧閩中則古田張泰和以雅正標宗古田以雄麗樹幟江西之派中降而歸東里步趨臺閣其流也卑冗而不振閩中之派旁出而宗膳部規摹唐音其流也膚弱而無理 又云

國家休明之運萃于成弘李西涯以金鍾玉衡之質振  
朱弦清廟之音含咀宮商吐納和雅雍容臺閣執化權  
操文柄弘弊風流長養善類昭代之人文爲之再盛百  
年以來大夫學知本原詞尚體要未有不出于長沙之  
之門者也石少保瑤羅侍郎玘邵尚書寶顧尚書清魯  
祭酒鐸何侍郎孟春六公其蘇門六君子之選乎錄六  
公詩用以彰一代之盛俯仰太息蓋不勝高會規矩之  
慨焉西涯門人尚衆至楊用修沒而後門人始盡焉  
鍾譚詩當其創獲之初亦嘗覃思苦心尋味古人之微

言與肯少有一知半解掠影希光以求絕出于時俗久之見日益僻胆日益粗舉古人之學所謂渾涵汪洋千變萬狀高文大篇鋪陳俳比者以爲繁蕪熟爛胥欲掃而刊之而惟其僻見之是師承學之徒莫不喜其尖新樂其率易相與拍肩而從之以一言蔽其病曰不學而已亦以一言蔽從之者曰不說學而已余嘗謂近代之詩抉擲洗削以凄聲寒魄爲致此鬼趣也尖新剝削以黯音促節爲能此兵象也唐天寶樂章曲終繁聲名爲入破鍾譚之類豈亦五行志所謂詩妖者乎

賈經虞曰風雅雖出性情通乎政教和美風俗所繇淳也乖戾紀綱所繇亂也故吟咏二南則寬厚藹然人歡物遂化國舒長元氣磅礴溢于言表一歌變雅而憂勞困怨廢離煩亂如在目前聖人刪詩以爲後世法豈不深且遠哉左傳國語所載賦詩大抵皆三百篇也三百篇尚矣後世不可得而擬議楚人屈原作騷歌未與于中國始皇爲仙真人詩亦無所考見漢興甫出于戈未遑禮樂孝文景帝方購六經追尋古學歌詠之事猶缺講求迨武帝以雄才大畧之主當國運隆盛之時乃立

樂府創文辭而諸體興焉是時風雅久息芳軌初開去  
古未遠風尚淳朴故其文皆爾雅重厚率彼天真遂成  
極則至于漢末鄴中諸子篇什高渾與古相伴而調亦  
微變晉室羣公趣各不同其質未漓平音緩節亦以時  
趨渡江百年簡厚漸散軌度尚留然又一變宋齊梁陳  
間中原大姓皆在江左澤國饒荒兩相隔絕南方風氣  
未靡故其詩多溫潤醜藻魏晉以來渾成高風益失然  
閒雅之辭婉曲之旨亦未易臻杜少陵云恐與齊梁作  
後塵畏之也隋既混一風旨重闢規格未就唐興以南



朝多纖弱其調遂改陳隋遺意猶相沿習至于貞觀以  
後爲邦百年兵戎旣戢禮樂旋興故其爲音溫厚者珠  
華玉潤駢麗者紫電青霜卽體調未同而大旨相近幸  
蜀還都藩鎮擅命詔渝陵彝于是李太白之肆志弘辭  
杜子美之哀音博調籠罩一世而唐詩敦厚淳正之風  
大替矣唐亦不復有貞觀開元之盛至于其後元白溫  
李昌穀香奩雜然並出愈變愈下而朱溫遂致跋扈故  
開元一變而濶大高深大曆以後再變而清婉曲折至  
于晚唐之變則意淺辭促調弱格卑而變遂極然餘芬

尚在故步未亡傳開元大曆一種意致見于篇章之中  
自初盛至中晚其成家名世者各有風骨韻調雖大小  
不同可貴一也宋初變爲西崑體用事措辭欲別開堂  
奧蹇澁晦拙無復唐人風味蘇黃以降喜豪用壯至江  
西宗派粗疎放蕩蘊藉不迫遂成絕響爲宋一派元人  
稍近俊麗篇章濁俗古風益散宋元佳什要不出中晚  
韻格洪永以來則有高楊張徐爲之前除元之俗宋之  
粗首啓風調成弘諸公各有所守李西涯以文章名世  
而二三鉅公皆出其門辭旨可觀迨李獻吉何景明發

論專學杜少陵謂之盛唐規模弘遠氣象崢嶸下逮七  
子皆高華典麗固亦盛世之音而好出臨摹彫落情性  
古逸之氣淡穆之味閒遠之致消磨殆盡海宇安寧互  
相師法大同小異近百餘年萬曆末袁中郎出力返王  
李之轍以輕快天趣爲宗勃然一變中郎詩格多以嘻  
笑怒罵爲之俚調塗謳皆成篇什漫興自適謂之詩法  
殆有不然鍾伯敬譚友夏繼起更欲空靈渾朴出語深  
厚其論未嘗不善而辭寒色削虛弱特甚一時宗尚謂  
之景陵體錢受之所論詳矣三百年來風格屢易王李

以前所變不同歸濶大而雄渾之言誤人亦衆中郎伯敬而後所變不一要之弱小靈活之語陷溺尤深自漢西京至宋元諸賢論說雖各不同大端亦有成案洪永及于隆萬定旨未明是非相渾而博雅先輩主文章之柄足以聳動當世者但攻前人之失同堂割席姊妹反唇議論紛紛各定一說使末學後生無所秉承師資道失皆未嘗取古今體製細繹根源實有折衷中正不偏令風雅遺音不致晦蝕也然野士下風置身藝苑與公卿崇高分席揚鏹百代而後爲人仰止獨賴學問文

章安可不盡心哉詩雖言辭而天下之治亂禮樂之廢興民生之憂樂緣以改易無以爲雕蟲小技不深思博覽求繼先民而輒猖狂妄行使斯文日喪害政日生故經虞歷載先軫遺論而更次其大畧云 近世論唐詩恒言初盛中晚以典麗溫潤者謂之初博大雄渾者謂之盛清婉修潔者謂之中刻畫細弱者謂之晚而其中之不同未之詳也有王楊盧駱之初張曲江之初劉希夷之初沈宋之初陳伯玉之初初不一也李太白之盛杜少陵之盛王孟之盛高岑之盛常建儲光羲之盛元

次山之盛王昌齡之盛盛不一也錢劉之中韓愈之中  
張王之中盧綸之中韋柳之中元白之中李頻許渾之  
中韓翃李益之中賈島孟郊之中中不一也杜牧馬戴  
之晚李賀盧仝之晚溫李之晚皮陸之晚晚不一也經  
虞常謂詩至唐傳自六朝更新機杼初者如春其氣方  
來溫然而遲故多幽秀而隱至盛則夏草木暢茂故多  
博大而昌中其秋乎風涼木落故多清肅峻潔冬則類  
晚陽削陰用昌盛之氣偉博之辭雍容之度半已磨滅  
邊幅窘小大局如此而其實夏中亦未嘗無凄風苦雨

之時冬亦非盡絕和風暖日故初盛中晚雖不相同而亦未可強爲一定固執以論也論盛唐獨以李杜光焰當之此宋人之論嘉隆以來之尚非古人通旨也 又大都尊唐而卑宋元殊不曉晚唐亦有如許不佳處宋元亦有如許合作處宋粗元俗約畧之辭高篇妙什非盡絕也但當持擇耳所謂不佳字兩句鄙俚索鋪陳言無餘味聲無餘韻讀之不能爽人神思是也所謂合作才情溫厚蘊藉高潔閒雅不涉議論使人悠然自適是也

雅倫

成都費經虞撰男密補江都後學于王振校

鍼砭

摯虞云詩若誇言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辭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悖大體而害政教

劉彥和云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



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萬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鴟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瓊奇則假

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主東都之比目西京  
之海若驗理則理元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  
校獵鞭宓妃以饒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  
洛神旣非蜩蝻惟此水怪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  
疎乎此欲夸其威而其事義睽刺也至於氣貌山海體  
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燁而欲然聲  
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公飾而得奇也於  
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跼步  
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

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1. **Introduction**

蜂腰

鶴膝

大韻

小韻

正紐

旁紐

楊慎云首二句並平聲爲平頭一第五字與第十字  
同聲爲上尾二下句第二字第五字同聲爲蜂腰三  
第五字與第十五字同聲爲鶴膝四第四字與第十  
字同聲爲大韻五十字中犯同韻二字爲小韻六十  
字中有家字又用嫁字爲正紐七十字中有田又用

寅延字爲旁紐八休文八病甚爲拘滯正與古體相反惟近律差有關未免商君之酷不足道也

本事詩云李太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常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優哉

殷璠云張謂代北州老翁答及湖上對酒行在物情之外但衆人未曾說耳亦何必歷遐遠探古迹然後始爲冥搜

北夢瑣言云渾詩遠賦不如不做非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

盧藏用謂陳子昂之詩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顏真卿云若激昂頽俗無害於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詎與沈隱侯論謝康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同也

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王師昌所絀太宗問之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恐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玉泉子云楊炯好用古人姓名人謂之點鬼簿駱賓王

好用數目人謂之算博士

費密曰此晚唐人語晚唐惟苦搜目前境以爲工妙按茗

溪漁隱云前輩譏詩中多用古人名字謂之點鬼簿然其語雖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執以爲定論也

僧皎然嘗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求合韋蘇州韋大不喜明日獻其舊製乃極稱賞云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皎然大服其鑒裁之精

皇甫湜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矣詩未有賂賔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

柳子厚云僕常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

成風益用慨然

朱元晦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  
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宿  
生暈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其如未然恐穢濁爲  
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透不得此關而規規  
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楊大年輩文  
字雖要巧然巧中自有渾成意思便巧也使得不覺歐  
公早漸漸要說出然歐公詩自好所以喜梅聖俞詩歐  
公最喜朝士送行一聯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苑樹秋又



深喜常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自言平生要學不  
得今人都不識此意只要闕事使難字便謂之好文字  
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蹺蹊的便學得  
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 月高夜呼箏聲從綺牕來隨  
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  
理箏人遙知心所懷寧知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  
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者  
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  
况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棲棲墻東客亦

抱凌雲才此劉屏山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時俗體故其氣韻高古音節華暢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則已稍變此體矣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須循序漸進如學詩當以此等爲法庶不失古人本分體制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化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皆學選詩然杜韓變多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自其變

者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學之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

嚴儀卿云論詩當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則第一義也大曆已還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晚唐則聲聞辟支果也若以爲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叅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叅之次取晉宋而熟叅之次取南北朝而熟叅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而熟叅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而熟叅之次取李杜二公而熟叅之又盡取晚唐諸家而熟叅之又盡取本朝蘇黃以下諸

家而熟叅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倘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取正立志取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繇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繇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 詩吟咏性情者也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上也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

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花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意何在其次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詩而至

此可謂一厄也 近古之詩取其合於古人者國初尙

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

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已意爲詩唐人之風變  
吳山谷用工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  
宗派近世趙紫芝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  
就清苦江湖間多効其體一時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  
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藏者哉嗟嗟正  
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倡唐詩之道或有時而  
明也今旣倡其體曰唐詩矣學者謂唐詩止於如是耳  
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 八病嚴於沈約作詩正不必  
拘此蔽法不足據也 學詩先除五俗一俗體二俗意

三俗句四俗字五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  
忌難除語病古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 最忌骨  
董最忌起貼 不必太着題不必多使事 脉忌露味  
忌短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美惡連篇累牘肆筆而  
成既知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信手拈  
來頭頭是道矣

白石詩說云喜詞銳怒詞戾哀詞傷樂詞荒愛詞結惡  
詞絕欲詞屑 大凡詩自有韻度氣象體面血脉韻度  
欲其飄逸其失也輕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而欲

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貫串其失也露雕刻傷氣  
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是不雕琢之過直而無委曲是  
不敷衍之過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說理要簡易說事  
要圓活說景要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小詩精深短  
章醞藉大篇有開合乃妙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可  
尋當以心會心語貴含蓄清廟之瑟一唱三歎遠矣哉  
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  
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體物不欲寒乞



須意中有景景中有意歲寒知松栢難處見作手意出於格先得格者也格出於意先得意者也吟咏性情如印印泥止乎義理貴有涵養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於字句抑末矣故始於韻格成於字句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爲作者碍而實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一家有一家風味如樂之二十四章調各有韻聲乃其歸宿處模倣者語雖似之韻亦無矣 不知詩病

何遜能詩不觀詩法何遜知病名家各有一病大醇小疵耳

陳後山云王岐公詩喜用金珠玉璧字其兄謂之至寶丹寧拙無巧寧朴無華寧粗無弱寧僻無俗詩文皆然  
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譚寫投梅聖俞梅答書云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耳

梅聖俞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謂患肝腎風又有詠詩者云盡日覓不得有

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說者謂是人家失猶  
兒皆以爲笑

歐陽公云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未融亦病也賈島云寫

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之燒殺活和尚

按此二句何害於理

胡氏談苑云元祐中秘閣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詩

張文潛和最上秦少游簾幙千家錦繡垂仲至笑云又

殆入小石調也

碧溪詩話云詩綺麗太甚人戲謂之小石調雖不可綺  
害正氣然論當理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

入於妙苟不當理一切皆爲長語上至齊梁諸公下至  
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  
於理不足而詞有餘也自古詩人巧卽不壯壯卽不巧  
巧而能壯惟子美能之

按此說前半甚好上至齊梁以下便當各成家數夾雜便不成

家

詩人玉屑云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  
連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一人名而分用之切不  
可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沾皮骨  
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有

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沾皮骨也能脫此二者始可以言詩矣

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語非不工終不免此病

陳永康云氣高而易疎情多而易暗思深而易澁放逸而易迂力勁而易露飛動而易浮道情而易僻新奇而易怪容易而易弱 戒生硬戒爛熟戒差錯戒妄誕戒綺靡戒蹈襲戒濁穢戒砌合戒俳諧

童蒙訓云初學做詩寧失之野不可靡麗野不害氣靡  
麗不復整頓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子美頗有近  
質處東坡有汗漫處魯直有太尖新處太巧處皆不可  
不知咏物不必分明說盡只彷彿形容便見妙處東  
坡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

詩眼云惟陳言之務去非必皆塵俗之言止爲無益之  
語耳若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便不可用

却掃編云陳去非少學詩於崔鶯問作詩之要崔云作  
詩工拙所未論太要忌俗而已

雅倫

卷之十九

士

吳子書詩話云在昔之言人有三百四病馬有三百八病詩病多於馬信哉高子免能詩涪翁與之詩云更能識詩家病方是我眼中人此亦苦口也

蘇子瞻云詩須是有爲而作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皆詩之病鄭谷雪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衣此村學中教重蒙詩若柳子厚千山飛鳥絕一首方是佳也

詩家一指云病在腐在浮在常在闇弱在生強在無謂在槍棒在嘴爪在不經猶陶家營器陶本一土而名等

差別然有古形今製之分精朴淺深之殊所貴各具體  
用形製之似耳 學有餘約而用之意有餘約而盡之  
室中語云有客携所業謁韓子蒼客退公觀之竟語僕  
曰此人多讀東坡詩大率詩文須學古人學古人尙恐  
不至况學今人哉其不至古人也必矣 人生作詩不  
必多只要傳遠須是有始有末自能名家方不枉下工  
夫

韓子蒼云詩不可太熟亦須令生乃近人論文一味要  
生語往往不佳 目前景物自古及今不知幾經人道



今人下筆要不蹈襲故有終篇一字不可解者蓋欲新而反失之耳

黃魯直云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隣罵坐之爲也情之所不能堪者乃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足以勸勉此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謗訕侵凌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是快一時之憤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學晚唐諸人所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

貪弊將若何

唐子西云晉人造語簡妙唐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元亮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

楊龜山云作詩不知有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筒譎諫惟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

三山老人云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赤松遊贈寇萊公好去上天辭相府却來平地

作神仙皆勸之退也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辭未聞有規諷之語如此者

歐公守汝陰與客賦雪詩於聚星堂凡玉月梅梨絮白鶴鵝銀之類皆勿得用禁體物語謂之白戰

漫齋云詩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處古人說雄深雅健此便是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下語三分可幾風雅下語六分可追李杜下語十分晚唐之作也有句含蓄老杜勛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相看吟水上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杜牧之銀燭秋光冷畫屏王

維怪來妝閣閉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老杜明年此會知  
誰健醉把茱萸獨自看是也 詩要到自有得處如化  
工生物千花萬卉不名一物一態若模倣古人無自得  
只如世間翦綵諸花見一件只做得一件也

李希聲云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雨暘爲上雖意遠語疎  
皆爲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  
惟有道之士胸中過人落筆便造妙處彼淺陋之人雕  
琢肺腑僅能嘲風弄月而已

按若道學先生  
詩一句用不得

韻語陽秋云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

可至此境今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未常不絕  
倒也梅聖俞和晏相公詩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  
詞未聞圓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  
挺之詩云作詩無今古欲造平淡難李太白有云清水  
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則善矣

西清詩話云薛許昌荅書生詩云百首如一首卷終如  
卷初議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  
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  
快意而止

漁隱叢話云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故陳無已云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年少不復過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誨人爲詩旨趣亦獨宗少陵一人而已學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

按如此亦不能

登高妙之席

宋子京云文章忌隨人後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

節孝先生云作詩切不可斥言事至於譽人亦不可斥

言試觀風雅頌所美所刺未常不婉順而歸於正  
珊瑚鈎詩話云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  
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妙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  
勝

全唐詩話云薛能題其集後云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  
狂瀾汗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緣風壤語無情難甘  
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補衡縱到綏山也無益四方  
聯絡盡蛙聲

或云古人之作繇性情而發今人之作惟以氣力相雄

長而已

竹坡詩話云有明上人者作詩甚難求捷法於東坡東坡作兩頌與之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二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森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乃知詩到平淡處要非力所能

中山詩話云人多取佳句爲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耳不得見雄才遠思之人也

葉石林云歐陽公詩始矯西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而疎暢學者往往失真無後餘地近僧學詩



者多皆非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模倣士大夫所  
殘棄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餽氣  
詩才觸物寓興吟咏性情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有  
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  
與人意了不相關

老菴筆記云紹興有貴人好爲俳諧體詩云綠樹穿  
雲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銷金後生遂有以爲工者賴是  
時前輩猶在雅正未衰不然與五代之體何異此繫時  
治忽非細故也 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

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等句豈可以  
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蓋  
後人原不知少陵所以妙絕今古者在何處但以一字  
亦有出處爲工如西昆酬和集中何曾一字無出處便  
以爲追配少陵可乎卽今人作詩亦未常無出處渠自  
不知若爲之箋注亦字字有出處但不妨爲惡詩耳  
李公受少從江南先進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曾每  
云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公受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  
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

每句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七字要響亦此意也按致堯傳李公受公受傳晏元獻元獻傳二宋詩之源流如此後世都不講矣

劉須溪云杜公詩晚年多倒用老態其所自得然未盡可以爲法黃山谷偏嗜此等自取成家

方岳深雪偶談云本朝諸公詩喜爲議論往往不深論唐人主於性情使雋永有味然後爲勝不工不謂之得句詩無不本於性情自詩之體隨代變更繇是性情或隱或見若存若忘深者過之淺不及也

蘇子繇云老杜哀江頭詩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

潤如履平地得詩人遺法白樂天詩詞甚工拙於紀事寸步不移猶或失之

范德機云善詩者就景中寫意不善詩者去意中尋景實字多則健虛字多則弱亦有全虛而意味無窮者如老杜南菊再逢人臥病亦何常不健

周履靖云一句內忌俳一聯內非對者忌繁隔聯忌字相似一篇忌句相似 痛楚刻取撮出至要 險則倒持造化鬼神莫知易則渾然天成人人愜意

陸務觀云予平生所作詩至多有初以爲可他日取視

義味殊短亦有初不滿意熟觀乃有可喜處要是去古人遠耳

茗溪漁隱云近世風俗諛甚以人名入詩必相顧失色楊君謙云予觀詩不以聲律體裁爲論惟求直吐胸懷實敘景象婦人小子皆曉所謂者然後定爲好詩其他餽餽攢簇拘拘拾古人涕唾者亦木偶之假線索以舉動耳吾無取焉大抵景物不窮人事隨變位置遷易在在成狀古人豈能道盡不復可置語清篇新句目中競列特患吟哦不到耳

詩法云一字一句不出天造地設才說着力便非上乘  
格有二十四類可以數計 高調比之天球河圖古調  
比之擊石拊石清調比之松濤竹籟雅調比之鳳嘒龍  
吟 余力以聲韻說詩尤懼世無鍾子期王元長謂宮  
商與義理俱生可謂千古同調 詩以聲爲主宰意爲  
骨力文章爲皮毛光景爲興致 詩中聲調惟陰陽爲  
政傷於陰則啞傷於陽則浮 作詩不能忘情於詞華  
未是絕調 平仄得所爲聲呬舌陰陽爲音迭蕩收縱  
出於音聲之外而不失於和爲調 篇章有格音聲有

調調高格古謂之雅格奪調不失爲古調奪格不失爲  
唐兩無所取即使錦心繡口不成其爲詩 詩苟無聲  
黯然而無色 求穩者得格易失調求亮者得調易失  
格得則雅失則俗其機甚危 聲調於抑揚頓挫間取  
之抑而不揚則無聲揚而不抑則無調有抑揚雖粗亦  
細俗亦雅淺亦深易亦難 聲調得失在陰陽去取如  
琴瑟之調絃絕然不紊字可收易聲不可亂亂則不  
成調矣 聲調在平仄之外 才調用事苟非學以博  
之則不充非養以約之則不密 論詩不得兼人品亦

不得兼道義如談屈宋陶杜動引忠誠悃款以實之遂  
令塵腐俗氣孛然而起卽或有之偶然道及不在此時  
頌其德業也 不知詩法雖千言倚馬都無可取 鏤  
冰格淳大師謂好句無味暫好看之詩也 沙金集有  
流水格乃才士急調無才效之鮮不仆者 古人學詩  
故能詩今人不學詩故不能詩 詩文尙新奇不求古  
雅其人昏愚極矣

湯養仍有云學律詩必從古體始乃成從律起終爲山  
人律詩耳學古詩必從漢魏來學唐人古學終成山人



古詩耳

白氏三品云純而歸正者爲上淡而有味者中華而不浮者下

詩較云作詩最忌合掌近體尤忌而齊梁人往往犯之如以朝對曙將遠屬遙之類初唐諸子尙襲此風推原厲階實繇康樂沈宋二君始加洗削至於盛唐盡矣

詩惟咏物不可汗漫至於登臨燕集寄憶贈送惟以神韻爲上使句格可傳乃爲上乘今登臨則必名其泉石燕集則必紀其園林寄贈則必副其姓氏所謂田庄牙

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卽冠服人等謂之人可平  
朱蘭畧云玄心妙會不法法而法存闕巧炫華拘拘求  
合於法而法之意先亡矣

王二曲云古人作詩感於物而形於言凡以流通性情  
耳初未常拘拘先立某格而後爲某詩也

顧華王云詩以興意爲高不以故實爲博以音調爲美  
不以屬對爲切 又序蔣子雲詩云子雲天才溢發可  
歌可感使將來見之則凡餽飭其字雕刻其文艱深其  
思拗曲其體不發於情而並氣格音節亡之者皆可坦

然省矣

客座贅語云東橋先生喜談詩常云李崆峒言作詩必須學杜詩杜如至圓不加規至方不加矩矣此崆峒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員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在規矩中爾若必要學杜只是學某匠何得就以杜爲規矩耶何大復所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語

王濟之云唐人雖爲律詩猶以韻勝不以飣餽爲工後世取青媲白字雖切而意味索然矣

王敬美云唐律之繇盛而中極是盛衰之累學者固當

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言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錢受之云鍾譚之體家戶傳習之乎其若逐字安排欽肅澹靜連鋪比接楚人以餓山吞日慙爲清詞吳士以花騎蝶過墻爲麗句滔滔不返不至於橫流陸沉不但已也 又云吾觀國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爲宗厥後風氣沿襲遂成閩派大抵詩必今體今體必七言磨礪溢盪如出一手謝在杭之後降爲蔡元履變而之鍾譚閩派從此燔矣

陳魯南云少陵七言聲洪氣正格高意美非小家粧飾  
但才大不拘後學茫昧特拾其麓耳

曹能始序胡白叔詩云作詩先辨雅俗黃魯直云子弟  
凡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然惟讀書可以勝之此卽談  
執之法也余與白叔論詩譬如書者奕者謳者未得傳  
授罕窺古法而但本已之聰明則必趨於邪路終其身  
不能精進世人往往畏難而樂其所易勢不可挽祇誤  
一世耳白叔爲詩避俗套如湯火驅使已意如石工之  
碌碡巖篙師之下灘瀨所未免者有斧鑿痕及喧虺聲

耳予故不爲字剖句析輒用古人諷之以爲寧舒遲毋  
急遽亦古法也

鄧遠游云王李旣廢流派各別狂瞽奔逐實繁有徒孝  
豐吳稼澄詞林老宿見楚人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予厲聲呵禁乃止

阮堅之居恒語其從孫集之云詩豈時流貴人制義名  
士所能爲以子之才不思單出獨樹自致千古日與某  
相唱酬波流汨沒吾悲其詩之日下也言已輒涕泗汎  
濫不能自止蓋其苦心持擇厚自期待如此

彈雅云宋之名人就其蕪才無天於上無地於下漫興  
揮灑可爲浩嘆 近體不唐騷不屈宋賦不司馬古不  
十九首及蘇李憑他上天下地高者成俗物卑者作鄙  
理必欲逸此數家可別造一個宇宙始不敢相難耳

樂府有三調清調平調側調是也古今詩出此三調皆  
野狐矣 詩不在文章亦不在字句 詩中之俗有俗  
景俗意俗事俗物俗情俗興有塵腐之俗香火之俗道  
義之俗富貴之俗貧賤之俗有全俗之俗有好清好名  
之俗他俗易除獨好清與好名方自以爲離世絕俗不

知已落於最俗之弊矣 詩得本色粗不嫌麤織不嫌  
弱枯不嫌腐蕩不嫌淫質不嫌疏文不嫌巧古不嫌澁  
今不嫌時方爲有用之作若假面用事謂之套子語  
詩忌三雜一語雜前後重複也二事雜衆響並出不勝  
搬弄也三韻雜二體一義異義全體偏傍有無正俗並  
列也 凡詩中談禪殊不覺者方是詩若開口便講道  
說法是偈不是詩 有才人而作詩無調是燕才 有  
學人而作詩無格是粗學也學尙庶幾有一日之通若  
恃其才自爲作用那知好醜是以才子不乏終始其才



者世不多見不善用其才耳自暴自棄可憐特甚不  
學之詩求雅成木強求新成鄙俚求穩成塵腐求奇成  
野狐詩不能擇善但取率真誤殺天下後世好吟  
而不工者有興無學也好奇而不工者有才無識也非  
工不入於雅道

傅與礪云但涉江湖鬧熱語卽鄙俗但用通用門類字  
卽軟弱軟弱易療鄙俗難醫若開合變化升降出沒之  
妙又在自得非教者所能與也

黃子肅云意句字三者全備爲妙意句美而字有體則

小疵有意無句則少精光有句無意徒事粧點句意俱不足惟於一字求工何足取哉忌俗忌議論俗則淺近議論則文而非詩

李本寧云今之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大過卽事對物情與景合而有言幹之以風骨文之以丹彩唐詩如此止耳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而道之弔詭蒐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游宴則興寄清遠朝饗侍從則製作莊麗邊塞征伐則淒婉悲壯睽離患難則沉痛感慨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懼其格之卑也

雅倫

卷之十力

毛

而編求之悽婉悲壯沉痛感慨過也律體出而才下者  
沿襲爲應酬之具才偏者馳騁爲誇詡之資而選古幾  
廢矣好大者復諱其短強其所未至而務收各家之長  
撮諸體之勝攬擷多而精華少摹擬勤而本真漓是皆  
不善學唐者也

類編云學問有淵源文章有法度本無根源未經師匠  
名曰杜撰古人苦心旬暇月鍊今人未常學詩往往便  
謂能詩一盲引衆豈無明眼遙觀可哂也學詩者不過  
曰取材漢魏效法於唐而已性情未之講也須力行五

事必調變性靈砥礪風義必優游敦厚必風流醞藉必  
人品清高必神情簡逸則出辭吐氣自然與古人相似  
陳腐之語固不可涉筆然求去陳腐不得其解翻爲  
怪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且以自欺誠學者之大病  
也 詩中有僧取其幽寂雅淡有仙取其瀟灑脫塵若  
言僧泥於空幻言仙惑於怪誕乃痴人前說夢也 凡  
頌美不可情奢情奢則輕浮見矣諷刺不可怒張怒張  
則筋骨露矣 詩一覽意窮謂之浮淺貴淵雅不見斤  
斧之痕宛而成章純而歸正淡中有味華而不浮 雞

聲節店月人跡板橋霜不用閒字音韻鏗鏘意象俱足  
若硬排強疊豈可哉 許彥周譏杜牧赤壁詩銅爵春  
深鎖二喬謂孫氏霸業係此一戰廟社圯墟皆置不問  
却愴情婦女殊不知劉禹錫蜀主廟云淒涼蜀故伎歌  
舞魏宮前亦是此意讀之惟增淒感彥周之言真痴人  
前不可說夢也詩兼美刺寓勸懲然尊者之失皆所當  
諱而唐人多昧之何耶如薛王沉醉壽王醒之類使猜  
忌之君一聞傷害隨之矣予常謂後世詩禍實唐人有  
以貽之也

謝茂秦云古人論詩舉其大要未常喋喋以泄真與機  
固有定體人各有悟性雖小大不同至於渾化則一也  
王元美云講學者動以詞藻爲雕虫之技工文者則舉  
拙語爲談笑之資若鑿枘不相入無論也七言最不易  
工如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薛文清句也  
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莊孔暘句也竹逕  
旁通沽酒市桃花亂點釣魚船陳公甫句也春巖過水  
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榴分王文成句也何常不極其致  
楊用修云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

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祇可謂之半格 剽竊模擬詩之大病

鍾伯敬曰柳子厚詩非不似陶只覺音調外不見一段寬然有餘處

費經虞曰梁肉所以養也藥石所以攻也澤肌膚強筋骨精神發越者梁肉之功也而蠲癥結散霧露開通腠理者藥石之力也不御梁肉其身必瘦不飲藥石其邪必痼詩書六藝之文史傳百家之奧得之則詞采芳潤此梁肉也駁正謬誤指陳是非先賢高識覽之則章句

少疵此藥石也是二者皆不可少古云馬有一百八病  
詩病多於馬馬皇所傳可以愈馬此編先輩之微辭秘  
旨觀之以癘詩病莫良於此然古人之說有統言者有  
單言者有成之者有救之者未可執一而論之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使古人之神明如見而吾心之真解突  
出方爲有益若因藥致病則豈往詰之意而經虞輯彙  
之志也哉